

【文化杂谈】

## 谷食中国，满纸生香

□肖复兴

新春伊始，收到中学同学王仁兴的新书《谷食中国：中华小吃糕点主食探源》（三联生活书店2025年1月版），皇皇四卷，洋洋洒洒，以考古学、文献学、民俗学及历史学与文学等跨学科研究为切入点，探索并勾勒出中华饮食的渊源及其发展变化的脉络。

如今，关于饮食方面的书籍出版不少，舌尖上的中国让人迷恋，说吃谈厨，述古论今，兴趣盎然。王仁兴的这套书，和一般谈饮食趣闻与典故、饭店与民间流俗、名厨与名人逸事大不相同，与饮食在时代及个人史变迁中的投影折射亦不相同。他更多侧重从食品史的角度，以煮、蒸、烙、炸四大方面百余种至今我们依然耳熟能详的食物作为具体研究对象，进行上至万年以上的寻根溯源的探究，明确指出煮食万年、蒸食八千年、烙食六千年、炸食四千年的浩瀚深远中华饮食的历史。读这本书，不仅让我们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而叹为观止，同时更加体会到五谷为先、民以食为天的含义。饮食文化不仅是我们民族根性的文化之一，而且是渗透进我们每个人的胃口乃至血脉之中的文化基因。

在前言中，王仁兴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冲击，中华小吃糕点主食上千年形成的工艺正在逐渐消失。尽管国家推出了一系列保护‘非遗’的举措，但出自传统工艺的精品已成为日常市场上难以寻觅的稀世食珍，取而代之的则是名称与式样依旧、口感与味道却与往昔相差甚远。鉴于于此，本书在追溯中华小吃糕点主食源流、理出其历史发展脉络的过程中，对湮没已久或鲜为人知的传统工艺精华进行了深度挖掘和整理，以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留存后世。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均有每食前必先敬食物发明者的记载，但这一传统在后世多演变为食品行业的祭祖习俗。”我想，这正是这套书的现实意义。

这套书不是学术著作，虽然旁征博引，有很多历史典籍、考古资料以及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互证、转引、辨析与论述，但也有不少民间稗史杂记和作者的实证，以及一些很有趣的想象，还有很多实物照片，彼此交织，互为镜像，写得平易好读。因为这一切与今天我们自己的日常饮食密切相关，这四本书如四艘船，载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顺流而下，观赏几千年来两岸旖旎风光，让我们知道每天赖以存活的谷物源头所在、我们的先民所积累并流传至今的这些食物制作的精华所在。

煮食卷中第一章“古面新证”，写的是面条。先以2005年在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考古发现四千年前的面

条作为切入点，让我们惊叹：哦，原来竟有四千年前的面条，如今尚能看得见。只是在这里发现的古面条，是用小米做成的，因而引起国外专家的质疑，因为颗粒状的小米，不是粉状的面粉，是做不成面条的。如此设置悬念，从而一步步条分缕析，从器物陶甑到制作方法，到古文献和民俗资料中出现的“饴饬”，证明青海喇家遗址的面条是粒食时代伟大的创造。

虽然馒头的出现与小麦由西亚传入中国有关，但更与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蒸食传统有关。讲述馒头的历史时，王仁兴说：“在世界烹调术的版图上，蒸是中国特有而又颇合现代营养学标准的熟食法。考古发现和古文献记载表明，这一熟食法滥觞于约一万年前的陶质炊煮器的出现，其后又大约开启了八千年的发展历程。”馒头的出现，还和酵母有关，早期的馒头并非酵母发面。王仁兴考证：“中国早期发酵型蒸饼的面团发酵方法，与西亚地区类似，而又不同于欧洲，是小麦传入中国两千年后，将小麦面粉与至少已有六千年的中国米粥和甜酒酿完美融合，形成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小麦面团发酵法，这是中国人在小麦面团发酵技术方面的一项重要发明。”

我们习以为常的小小的馒头，却是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跋涉，才走到今天我们的面前。难怪我国古代最早的馒头是作为祭祀天地和祖先的祭品，如今其神圣之本意尽管远离，但知道这样一点，对于小小的馒头，会多生一份情感。

在中华民族历史中，饺子的出现和演变，书中的书写更有意思。和面条的论述一样，先从考古发现入笔：1981年，在重庆忠县涂井发现三国时期蜀汉墓群的出土文物中，女性庖厨俑面前的俎上，有捏着花边的饺子。那么，饺子的形状和花边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或者说，我们的先民是怎样想象出来的呢？王仁兴从《齐民要术》和《本草纲目》中出现的“饼臠”和“臠”，论证“饼”为汉晋时代小麦作主食的称谓，“臠”为先秦以来肉块酥烂的浓汁肉羹，这便是饺子得以形成的最初源头。“饼”和“臠”，成为饺子皮和饺子馅的前身，亦即它们的古名称。他进一步引汉代刘熙《释名·释饮食》中的“汤饼”一词，指出：“汤饼在汉唐时多指片汤，‘臠’在这里自然是指饺子馅，显然汤饼和臠是饺子形制的前体。”亦即是饺子的过渡。有了这样的一步发展，“于是，汤饼和臠完美结合的一种全新面食，便首先在中国黄河流域横空出世了。”他用了“横空出世”一词，足见饺子的发明对于中华饮食文化乃至中华文明不可忽视的重要性。

对于饺子为什么是半月形，以及后来花边的出现，他的解读很有意思，既有论证，也有想象。关于饺

子的半月形，他引学者王子今《古代中国的星崇拜与“救星”意识的发生》一文所言：古代“人们对星辰的崇拜，曾经显著影响了社会理念和社会生活”，论证其特定意义的文化表达：“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，笔者认为，古人对包括月亮在内的星辰崇拜，也体现在食品的形状上。这件陶模花边饺子之所以包成半月形，应是一例。”“至于为何还要捏花边，众所周知，每月有两次半月，一般一年有十二个月，而这枚陶模饺子正有十二个或十三个褶。难道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吗？”这就是想象了。紧接着，他又不可抑制地写了这样一段：“这枚陶模饺子庖厨俑出土于长江边上的古墓，推想夜晚的长江，一弯明亮的半月映在江面上，微风不时拂来，那江面上的半月与泛起的波纹交相辉映，不正是这枚陶模饺子花边所模仿的自然景观吗？”这就更是文学笔法了，虽美得与全书严谨的叙述不大协调，却正是王仁兴的可爱之处，也是这套书的可读之处。

我以前的认知，总以为馄饨是饺子的变体，在这套书中，王仁兴是把馄饨放在饺子前一章书写的。他指出，在春秋时代的记载中，就已经有了“馄饨”一词，显然，比饺子出现得要早。关于馄饨的形状，王仁兴指出：“考古出土和古文献记载的馄饨，除了三角形、枕头形和元宝形的以外，尚有‘如皂荚子大’的香椿馄饨、小兜形的鸡肉或鱼肉馄饨、小如龙眼的扬州馄饨等等。”他特别指出：“馄饨形状在历史上的每一次变化，都蕴含着古代中国人对美好的希望与追求。唐代一碗热汤中满满的元宝形馄饨，应意味着财源滚滚；元代形如枕头状的馄饨，昭示着高枕无忧；明代形如小兜形的馄饨，则应是五谷丰登的瑞兆。”揭示出其文化和民俗的意义。

关于馄饨，王仁兴写得轻松洒脱，好多地方涉笔成趣。比如，“清代乾隆宫廷中的猪肉绉纱馄饨，则以其薄如绉纱而著称，据清手抄本《毗陵食品拾遗》，绉纱馄饨本为常州夏至应节美食，乾隆南巡后传入宫中。”而关于煮馄饨的汤，他引《清异录》，说“建康七妙”，其一便是，汤一可以用来煮茶，二可以用来研磨，“均是极言其汤之清。”再比如，他写唐代韦巨源向皇帝献盛宴“烧尾食”中一道二十四节气馄饨，以每个节气的时令鲜花为形，裹以馅料各异，凡二十四种。有意思的是，书中附有面点大师复原唐代二十四节气馄饨的照片，生动反映出中华饮食文化注重仪式感、讲求“不时不食”的一面。一碗荡漾千年的馄饨，让王仁兴写得如此纷繁美妙、变化万千，引人思考其文化内涵，确实是“满纸生香”。

（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）

□火锅

到达泉州，先来一碗米线糊，搭配一份酸梅粉腌水果。打车去开元寺——我对开元寺没有什么了解，单知道它有两座始建于唐代的塔，都焚毁了，现在保留的是宋代重建的石塔。下了车有点不分方向，稀里糊涂走了两步，正准备开导航的时候，忽然抬头看见一座灰黄的古塔沉甸甸地压在眼前。真的是“压”，因为它就是有那种力量。

对于一个不喜欢研究历史细节的人来说，对一座（其实是两座）美丽的古塔最大的尊重，便是在塔下找到一个无人的角落，坐下来晒太阳，感受来自宋代的磁场。在泉州的四天，每天都去看看它。它白天很美，晚上也很美。夜晚的西街熙熙攘攘，到处都是戴着簪花的古装女孩，网红的小吃店、奶茶店，然而并没有人抬头看这昂贵的从久远的时代穿越而来的背景。一座塔有光带，是暗红色的，另一座则无声无息浸在黑暗中。我开始并不能找到它，估摸着走到它的附近，从栏杆里向深处张望，没想到它又一次忽然矗立在我面前，就在似乎伸手可摸之处。它的全身逐渐从黑夜里显现，带着许多繁密的细节，以及石头的粗粝感和突如其来的压迫感，那一瞬间，它仿佛是克苏鲁那样神秘的巨大怪物。

我离开主街，在小巷子里游荡。主街上人声喧嚷，小巷子则像一个大的消声器，安静、凝滞，时间变得悠长。小巷子里仍然有居民居住，有卖各种生活用品的小摊铺。卖菜的阿婆晒着太阳打盹儿，卖肉的老板在奋力分割肉。但大多数房子废弃了。泉州的旧房子惊人的小，却有各种雕琢的细节令人眼花缭乱，屋顶上各种各样的滴水兽、各种努力构思过的门窗。有人在这里用力地爱过、生活过。

听了一场南音。有歌咏，有器乐，非常的南中国。在那个场境中，忽然一瞬间理解了读文艺理论书籍时很难理解的抽象理论，比如艺术的发生。从眼前这细密绵长的吟哦，一直回退到它作为一个念头发生，产生在某个人脑子中的瞬间微妙情绪，最终演变为现在我眼前所呈现的一切。它由一个生理和心理现象，经由四季（自然）和人间的种种催动而生发，而又经无数寻找和探求找到其合适的承载方式，最后在程序和规则中固定下来。这个过程其实奠基在整个人类文明之上。

听完南音已经夜深，发现旁边居然还有一个公园，是过往的一处私家园林。公园里密布各种榕树，因夜晚带来的浓重阴影而显得格外庞大，令我如行走于《阿凡达》中的潘多拉星球。事实上，在福建我最喜欢的便是榕树和其他各种体型巨大或叶子巨大的植物，在北方室内生长的龟背竹，在这里只是遍地可见的野草。长在南国的植物比北方的植物健壮而野蛮，但北方植物因其四季变化而更有一种破碎美感。为了看植物，在泉州的四天差不多每天都去西湖公园走一遭，湖边遍布双排榕树，它们巨大的树冠绵延着、膨胀着、弯曲着，在天空交织碰撞。有父母带着两岁三岁的孩子走路，小孩子低头猛跑，偶尔一抬头，高兴地叫嚷：这里好像一个巨大的山洞啊！西湖公园也有园林，圆形的门下有石头凳子，坐着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在聊天，夕阳就在身后红彤彤的一片。眼睛看过去，这一幕图已经自动生成永恒的照片，或者电影中的一个镜头。稍稍恍惚一下，夕阳的红色就暗了下去。

一个人出去玩总是吃不到什么好的。夜深回酒店，附近还有一家小店铺未关门，点了一份莆田海鲜面，店家接单后便开始备菜开火。他的小女儿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背对我坐在厨房外，无力地趴在桌子上大声咳嗽。穿着围裙的妈妈站在孩子身边，把孩子的头抱在怀里揉搓，轻轻安慰。

面做好了，耗时近二十分钟——我回家后自己在家复刻了一遍，即使是备好食材，也确实是需要功夫的，味道庶几近之。一切南国的艺术、建筑、植被，最后都融入一碗海鲜面中。

（本文作者为文学博士，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）

【行走笔记】

## 泉州的几个瞬间